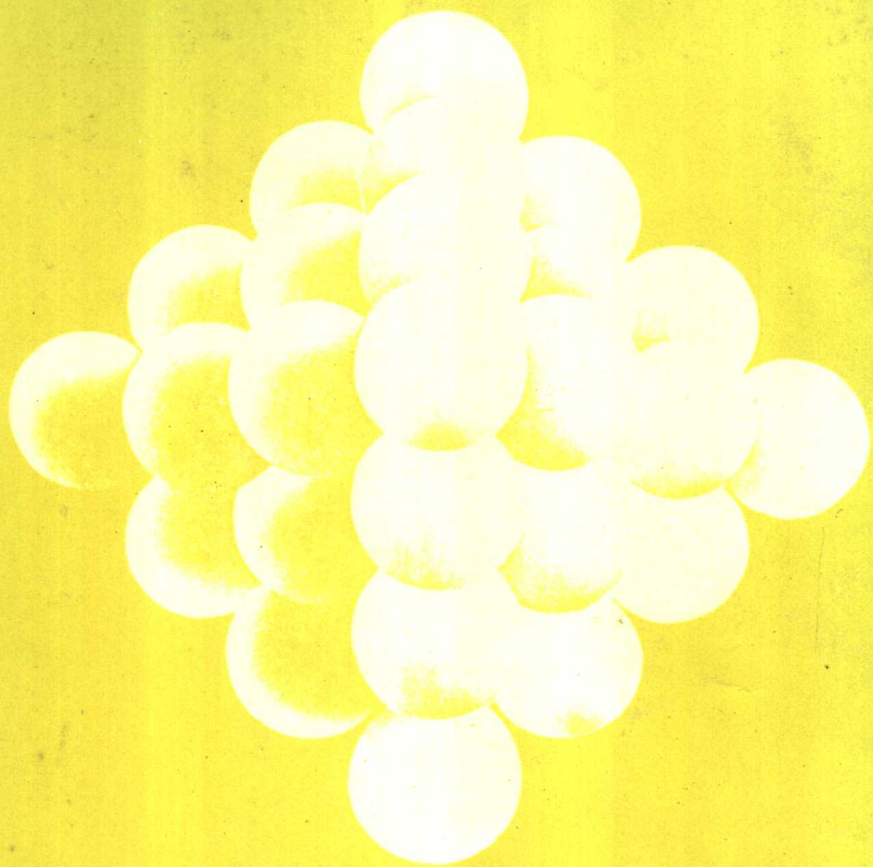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選自痴吳

司公限有份股業事化文明黎

86 刊叢學文新國中

集 選 自 癡 吳

行印司公業事化文明黎

吳癡自選集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國新文學叢刊 86

著者：吳癡

出版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者：海王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中和市民街三五號

發行者：黎明文化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總發行所：臺北市長安東路一段五六號

門市部：臺北市信義路二段二二三號綜合書城

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四九號

臺北市林森南路一〇七號

高雄市五福四路九五號

定價：精裝新臺幣二二〇元
平裝新臺幣九〇元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七月初版

郵政劃撥帳戶一八〇六一號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局版臺業字第一八五號



與經國先生攝於南京



於丹陽街家中書桌前攝



我與愛犬老飢攝於家裏院子內杜鵑花前



客廳內於于還素先生所書立軸前攝



記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剛決定要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時候，就常發了信通知我繳稿。

他先是懶，也有點自愧份量不夠，就拖下來了。

想不剎一轉眼，事情就拖了這麼多年。現在，年歲漸

漸老大，轉經其他行業的念頭，也完全消逝了。是役早，

要筆桿錢乎可以說也要了半輩子，所以也不免會想到當點

鴻爪。於是越看這個考卷及來的梅雨季節，懶得出門而閑

暇時間多，就把部份舊作彙集一下，湊出一本自選集。

其實，我寫作很早，抗戰期中就寫了不少。然而當時

既未認真收集，即使偶此留下的，篇幅也很短，這其中

目
錄

素描	
生活照片	
手跡	
集前閒話	一
魂斷嘉陵江	三
勳章	二
醫心記	四
騙子和孩子	吾
古董	谷
傻丫頭	允
父親的佩劍	一〇五

待葬	二七
黃河之水三度清	二二
么師	一六
分與合	一五
人性的眼淚	二〇三
拜師記	二二
初生之牘	三七
開業記	二六一
春之幻愛	二七五
落榜的慶賀	二九三

集前閒話

記得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剛決定要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那時候，就曾發了份通知向我徵稿。

純然是懶，也有點自愧份量不夠，就拖下來了。

想不到一轉眼，事情就拖了這麼多年。現在，年歲漸漸老大，轉往其他行業的念頭，也完全消逝了。退役早，耍筆桿幾乎可以說耍了半輩子，所以也不免會想到留點鴻爪。於是趁着這個春盡夏來的梅雨季節，懶得出門而閑暇時間多，就把部份舊作剪集一下，湊出一本自選集。

其實，我寫作很早，抗戰期中就寫了不少。然而當時既未認真收集，即使偶然留下的，每篇也很短，譬如中央副刊刊出的拙作，早在貴陽乃至以後在南京刊出的，都只有千把兩千字；哈，

那時兩千字的短篇就得分成兩天刊出了。來臺以後，最初二十年我越寫越多，也越寫越長；至於後來的十年，我却只寫劇本與敘事散文了。因此，這一本自選集裏的小說，差不多都是十年以前所寫的。

由於我這輩子可以說完全耗在抗戰與戡亂中，因此我的寫作題材，也不脫抗戰與戡亂；尤其是抗戰，無論前線與後方，我親身經歷的太多了。像我這種年齡而又槍筆一齊拿的人如果不多寫些，那又叫誰寫？同樣的，那些題材的作品若不多選集些，還選集什麼？

至於散文等等，我只好以後有機會再選集了。

民國六十八年端午節於臺北市丹陽斗室

魂斷嘉陵江

傷癒離院休養已經快有半年了，最近打算回前方去歸隊。

連日的秋雨把人囚在斗室裏，鄉愁不禁又油然而生；豈只是鄉愁哪？……

夜來風雨更大了，急促地敲打在瓦脊上。窗外溪裏該漲得很兇了吧，水聲那樣響，擊拍着堤岸，這不像嘉陵江流過沙坪壩旁邊的那種熟悉聲音嗎？四週年了，整整四週年了；我的淚水忍不住又盈盈滿了我的眼眶，默默地諦聽着溪流和風雨，眼光落在孩子的臉上。

嘉嘉已經會認字，暗淡昏黃的油燈下，她坐在小竹凳上，專心一志地唸着方紙塊上的單字。她那烏黑的頭髮，細長的眉毛，端正的鼻子，不是完全和綺一樣嗎？她微微地自己在笑了；對她自己能唸得出的幾個字感到得意和驕傲。綺也常常這樣笑的呀；尤其在我們結婚不久的那些日子

，偶然試做成幾個從食譜上學來的小菜，或者別出心裁結成式樣新穎的毛衣時候，她總是那樣雅靜微笑的。孩子從她身上遺傳下這個雅靜的笑，孩子也帶給我無上的慰藉。

風雨和溪流震得耳膜都要麻痺了；突然，外面竹籬的門在響，是什麼人聲音？

「誰？」我陡然對窗外問，站起來打開了房門。

沒有人回答，竹籬的門給風刮開了；遠處似乎有女人在淒厲地呼喚。我頹然仍關上門，油燈讓風吹得索索地發抖。

「爸爸，什麼呀？」孩子被我打斷了認字的專心，跑過來依偎在我膝間，仰着一張驚疑的小臉。

我撫摸着孩子細柔的頭髮，把她抱起來坐在膝上：

「是我恍惚了，彷彿聽見你媽媽的聲音……」

「媽媽？」孩子睜大着眼睛，怔怔地盯着我：「爸爸，你說，媽媽什麼時候回來看嘉嘉呢？」

我不禁默然了；自從把孩子寄在周家，周彥夫婦一直在哄着她，說她母親住在外婆家裏。

「姐姐他們都有媽媽，周媽媽給小三做新衣……」嘉嘉看我沒做聲，綴綴續續地拿她小朋友的母愛來表她自己的想念和羨慕。

孩子的臉多麼清瘦；在懷裏的時候就缺乏奶水營養，周家孩子又多，過份的照料事實上也辦不到。離開醫院後，把孩子暫時接來，我才給她縫了幾件小衣裳，吃一點滋養的東西；但是，明天如果放晴，我就得送她回去。

這幾年來，我一身兼着嚴父和慈母的雙重責任，而責任又沒有盡到。孩子的話觸動了我的悲情，伴着這個愁人的雨夜，我怎能再抑住淚水不讓它流呢？

「爸爸！我……我要媽媽！」嘉嘉看我流淚，也伏在我懷裏啜泣了。

想給孩子解說，但喉嚨像被什麼塞住似的；多少辛酸，多少悲傷，一齊刺襲着我這顆破碎的心；我攥緊了孩子，索性也放聲痛哭起來。

我倆不是出生在嘉陵江畔，但是我倆却都在嘉陵江畔長成長大；我倆相識相戀以至相愛，也盟誓指着嘉陵江……

在我讀外文系三年級的那學期，我們系裏多了一位插班女生，她是由淪陷區新逃出來的。這位名字叫文綺的女生，並不算很美，但是她的臉孔却長得很甜——臉上的五官配得非常適

當，鼻子垂直地現出敦厚和端莊。小巧的嘴似乎是天生成作為和藹微笑用的；因此從她出現在課

堂裏以後，很少看見她講話。這樣嫻靜的態度，叫人反會感到可敬和可親。尤其，當年沙磁區的大學裏，有許多達官富人家名媛小姐，撐着一張張傲氣凌人而塗抹得妖豔的臉，穿着得濶綽綽，讓流亡的男孩子們精神感到說不出的窒息。只有她，文綺，老是一襲毛藍布衫和一雙黑布鞋，沒有人工飾裝的臉永是微笑着。

於是，不久以後，她成了大家追求的對象。

我何嘗不想追求？但是，在許多條件優裕的同學包圍追逐中的她，有我插足的餘地嗎？何況，她對大家都如此融洽，沒有看見她特別對誰加以青睞。所以，我更站得遠遠了，遠站着的人，不是一樣能欣賞或接受她的微笑和善意的招呼嗎？……

第二年的秋天，是一個雨後的傍晚。踏出校門，我在沙磁公路右邊的嘉陵江畔漫步——那個崖岸，是不大有人去的。一串曲折的石級，可以由崖岸走到水邊。坐在石級上俯看江水，江水已在夏日流盡了混濁，現在綠得惹人親近它。江畔經常有拉綽的船逆流而上，綽伕吻着地面掙扎着喊着，那些綽歌全是有節奏的幾部合唱，唱出些生活苦痛的歌；在心曠神怡的境界裏，使人又不至脫離艱苦現實的警惕。

我習慣地在那個地方散步，也常常獨自引吭高歌：

「……

如今我徘徊在嘉陵江上，

我彷彿聞到故鄉泥土的芳香，

一樣的流水，

一樣的月亮；

可是我已經失去了一切歡笑和夢想，

江水每夜嗚咽地流過，

都彷彿流到我的心頭。

……」

這首歌最能代表我們被壓迫而異鄉飄泊青年人的心情，唱到入神時，我常常也會自己聲淚俱下。

那一天，我的心情特別神經質地頹喪，唱着歌，茫然仰看天際的白雲，踏着熟悉的石級下去。正一個轉彎時，恰好和一個上來的人撞個滿懷。

還沒等我來得及道歉，一張明朗笑臉已呈在我眼前。

「你唱得真好，我聽得忘記我阻住路了。」文綺反而大方地微笑着道歉。

「我才對不起你呢，文小姐，我仰着頭胡唱。」我連忙搶着回答，「……常常來這裏散步嗎？」

？」

「初次發現這樣幽美清靜的地方。」

「是嗎？要不要再下去走走？」

石級很長而且峻陡，石級上的青苔在雨後是很溼滑的。她同意了，把手挽在我臂上，我們齊步向下走去。

沙灘上的石塊已經乾燥了，給雨水沖洗後的石塊，像一把把最乾淨的橈子；我們揀了一塊大的坐下。

「你喜歡江？」我們默默地坐着，凝視着奔流的江水；我半天也想不出一句適當的話。

「是的，因為我自小生在江邊……」她輕輕用手整理着江風吹亂的頭髮，使我想起徐志摩『海艷』詩裏的女郎，「我生長在錢塘江畔的海寧。」

「海寧？那末我們是同鄉呢。」可笑我和她同學這麼久竟還不知道她的籍貫；事實上，她那一口北平話，怎會使我能猜到她是同鄉。

「你也是海寧？」她顯得非常欣快却又懷疑。

「我是杭縣哩。」

故鄉的感情，使我們很容易找出談話的資料；尤其，兩個人都搬出了方言，更倍覺親切。她